



红色经典的红色难忘故事

——观沪剧《回望》有感

◆ 邵天骏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最近,上海沪剧院倾情奉献的大型沪剧《回望》走进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在礼堂里演绎了一场撩人心魄的红色经典的红色难忘故事,带给观众持久的回味和深深思索。能够在 2017 年最后一个月里再一次重温当年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景仰他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感受理想信仰的格外珍贵,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沪剧《回望》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以王愿坚的小说《党费》改编,主要演员全部由在戏剧界先后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演员担任,茅善玉监制。在约两个小时演出时间里,通过今天与昨天的自然衔接,将尘封在以往岁月里的一段历史全景展现。这样的回望,有血有肉,有大量真实的素材支撑,有与守墓人的情景对话,由此折射出历史回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先辈们打下江山的那种献身精神,就难有后人安享幸福生活的快乐。历史的经验,早已告诉了人们。

故事从上海女青年美娜到江西替外婆扫墓,在当地遇到了一位常年在此的守墓人谈起,从而引出了一个红色的难忘故事。随着剧情的徐徐展开,当年主力红军长征后苏区环境依然极为严酷,许多人甚至是妻离子散。前有追兵堵截,后有叛徒出卖,山上的游击队缺盐又少粮,早已到了最危急的重要关头。如何将粮食运上山去,真是伤透了脑筋。而山上下来的接头人卢金勇又被叛徒出卖,运粮渠道一下子中断。敌人的无情和叛徒的出卖,将游



击队置于险象环生之中。关键时刻,妻子黄英接过牺牲丈夫的重任,与众人一起,将用党费买来的粮食想尽办法送到山上,其情其景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为了送粮食给山上的游击队,其中穿插了一段黄英的女儿妞儿因肚子饿,从闻到很想吃上几口,最后理解了妈妈的用意,竟主动不再要吃。这样的过程,妈妈始终不松口,妞儿一副饿极的模样不时交替呈现,母女之间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悄然显现。感动之余,深感编剧与导演将母女之间的情感戏把握得恰到好处,十分到位。

在关系山上游击队生死安危和山下妞儿肚子饿极了的选择上,更多的是无奈,有时看似残酷的选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使人潸然泪下。

在当时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没有党旗同样可以宣誓,而这样的场面在那个时候,似乎也更多地寓意了理想信仰力量的无比强大。交党费的铺垫,把优秀共产党员无私忘我的浓浓情怀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在揭穿叛徒的一场戏里,妻子张翠兰得知自己的丈夫桑林武竟然是叛徒时,悲愤交加,在最终处决了已沦

为叛徒的丈夫后,又羞愧自杀,凸显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完全没有一己私利,也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去与党讨价还价。

值得一提的是,守墓人这个角色是剧中的一大特色。透过守墓人的眼光,将回望红色经典的红色难忘故事娓娓道来。守墓人为什么数十年来一直在这里默默守墓,为何对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如此熟悉?从我刚开始观看时就有这样的疑问。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守墓人就是桑林武和张翠兰的儿子。为了替父亲赎罪,60 年来他一直在此默默守墓,无怨无悔。如此的坚守,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也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真正释放。爱憎分明,在守墓人这里,已经得到了充分诠释。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沪剧《回望》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过去。只有牢记过去,才能立足现在,展望未来。尤其是红色经典的红色难忘故事,对于当下许多年轻人而言,更有好好重温的必要。历史是不能被割裂的,它让更多的人知道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故事,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沪剧《回望》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这方面有新的斩获,因而也就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它在剧场不时获得的阵阵掌声和得到观众的充分肯定,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文艺评论」



艺言堂

1978 年,南京艺术学院恢复招生之后,我幸运地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亲眼见证了“海老”从文革之后恢复工作、重新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上的那段美好的光景。那时候,因为海老不是经常来学校,所以,每次到学校来都形成盛况。他给我们示范,我们在画室里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同学都站到课桌上看海老画画。

大学三年级的一天,教务处长李国杰老师告诉我,海老看到我写的文章,说很好。那时候我是南京艺术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学生。此前一年,海老在江苏美术馆办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展览。我看了展览之后除了至今都余波未平的震撼,还对海老的题跋特别感兴趣。尽管当时写海老文章的人很多,但都没有提到他题画的问题。在温肇桐教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刘海粟先生题画艺术浅识》,并在南艺学报上发表。海老看了我的文章以后就说要见见这个学生。海老就把我叫到西康路省委招待所,跟我谈了很多,都是鼓励的话,至今言犹在耳。

关于海老的艺术成就,以及他的为人、为师的风格特点,很多人都研究过。当然,对海老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累积起来的文字也非常多,但我认为对海老研究的深度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我们对海老几十年的研究,基本上重点都是在史料收集方面,如何转移到对他艺术本体的核心问题上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问题。如何去挖掘深层的内容,以反映刘海粟先生这一代艺术家对于 20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贡献。

我认为对于刘海粟先生的研究并不是指向他一个人的艺术和艺术发展,以及艺术成就,而是指向了整个 20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整体。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不管是艺术教育,还是艺术创作;不管是作为画家,还是作为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正是 20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一段历史。在这段历程中,研究的空白点还有很多。上个月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百年巨匠”展览,展出了海老 1955 年的一件手卷《洞庭渔村图卷》(33.5x407.8cm),这件作品

对于刘海粟先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 陈履生



过去没看到过,出版物流里面也没有,也没有谁提到过。恰恰是这一手卷对于我们研究海老在 50 年代初期的创作具有无比的重要性。通过这件作品,我们了解到海老没有脱离这个社会,他反映新中国新题材的作品也曾经在美术舞台上出现,但是,他的表现不突出,他没有得到当时主流美术界的重视,或者当时在艺术选择中并没有选择刘海粟,包括像林风眠这样的画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非常努力,但他们对于题材的认识和理解,他们的画法和风格,与这个时代之间还是有差距,不像那些从解放区过来的具有革命血统的画家那样能够非常娴熟地理解和表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潘天寿画的《踊跃交公粮》等等,这些画家的作品都没有被重视。虽然,他们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内非常努力。我认为努力了以

后不成功,这不重要。但是,他们努力了,我们要对他们的努力给予一种特别的尊重,要客观看待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努力。我们要研究他们努力的过程,研究他们曾经对新美术史的贡献是什么,以及他们的影响在哪里。

对于刘海粟先生这一代艺术家的研究,我们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发现。因为确实他们在几十年来画了很多画,不仅仅是今天展示的这些作品,或者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或者是各个美术馆里珍藏的那些作品,可能民间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

在这个展厅里有一张油画《四行仓库》,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和抗战初期上海著名战役是有关联的。国民党军中画家也有同

题材的作品。在不同的表现方法中,海老画得很平和,看不到硝烟,也看不到残垣断壁,但人们会想到 1937 年 10 月底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想到“八百壮士”。海老为什么在战事之中或稍后画这张画?他的用意在哪里?这张画的表现和海老对于这一事件的关注,也指向了某些人对一些问题的质疑。对于刘海粟先生这样的画家,他们既为艺术而艺术,但也没有游离在时代之外。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还有很多欠缺,正是我们今天需要检讨的。像海老这样一位伟大的画家,反映了 20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全部过程。因为他的画,他的见证,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要个案。

当我们今天回首海老的艺术,包括我们回首十年之内海老的展览,每一次展览的深度对于史料的挖掘,都有很大的不同。去年在海老诞辰 120 周年的时候,我有幸和刘虬、张安娜去纽约,做了几场活动去推广海老的艺术。这一系列的工作是这么多年来对海老艺术推广工作之一二。

不久前,“沧海一粟——刘海粟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 2006 年海老诞辰 110 周年的时候,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展览,那个展览也有研讨会,今天和十年前的差异在哪里?显然,10 年以后这个展览的布展比原来更考究,展出的展品数量更多,展出的规模也更大。而我们对海老关注的热度显然也比以前要高。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努力和深入。因为这些努力,才有可能把海老的艺术推广到公众中去,让公众更多地了解中国这位伟大的画家曾经为 20 世纪中国美术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这十年当中,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于海老的认识也在加深,也会有所不同。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希望各位专家去共同努力,去深入研究。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